

少女传承:日本动画少女作品的 社会性别意义

彭卓锋^{1,2},林丹娅¹

(1.厦门大学中文系,福建厦门361000;2.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香港999077)

[摘要] 日本少女文学塑造的少女同性爱形象,为当代日本动画文化重要的艺术形象之一。《魔法少女小圆》为近年一部优秀的日本少女同性爱动画,该作品继承了日本少女文学的社会批判精神,感染力强,在日本国内获得广泛好评。日本动画全球普及,是该国文化软实力之一,我国发展文化软实力,日本的动画产品值得借鉴。我们在论证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时候,除了技术角度考虑,也须考虑文化产品的社会批判意义及审美价值。

[关键词]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化软实力;泛动画产业;日本少女文学;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 I206.6;G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674(2015)01-0037-06

泛动画产业与文化软实力息息相关,美日两国从国家文化战略层次出发,锐意输出动画文化产品,日本方面甚至有动漫外交之说。^①实际上,日本动画乘着全球化浪潮在世界普及,每年在我国、北美、欧洲、东南亚都有多个以日本动画为主题的大型动画节举行。^①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日本动画产业构成了其国家软实力一个重要基石,值得我国在提升文化软实力工作上借镜。然而,日本泛动画产业并不单单具有技术层面的向度,还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作为动力。这种动力,需要对其文化产品内容进行社会历史意义的分析才能把握。

日本动画可按其常见艺术形象分类,如:少女、英雄、校园、侦探、运动、机器人等类型。其中,少女是最常见的文艺形象。少女作为范畴,成形于20世纪初期,呈现于少女文学,为当时年轻女性

在父权制度压迫下所作出的一种集体自我身份建构。虽然,少女文学的传统曾一度中断,但它并没有在历史中消失,战后再次出现于新时代的泛动画媒体,开始在世界产生影响。

本文的目的,意在通过对《魔法少女小圆》这一部影响力较强的少女动画作品的分析,指出当代日本动画作品具有文化动力,与它们能够继承20世纪初日本少女文学的社会批判意义有关。

一、少女溯源

日本少女作为女性社会身份范畴出现,可追溯至20世纪初。在这以前,日本并不存在明确的“少女”范畴。弗依德曼指出,“少女”诞生于20世纪初,她们是日本一种全新的年轻女性,她们既不是儿童,也未够年长,暂时毋须担负成人母职,她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全心全意享受青春,体验感情,毋须立即应父母之命结婚,直到年龄满

① 如我国成都同人节、北美纽约动画节、欧洲法国Japan Expo、马来西亚Comic Fiesta等。

[收稿日期] 2014-10-15

[作者简介] 彭卓锋(1970—),男,广东宝安人,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讲师,研究方向:女性主义批评,日本少女文学与动漫文化,新媒体艺术等;林丹娅(1958—),女,福建福州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女性文学,华文文学,性别与文化。

足^[2]。

这一段独特的青春期,在封建的江户幕府时代是匪夷所思的。然而,进入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基于文明开化的理由,本着男女平等的西方观念发展女子教育。^[3]学校的出现,令少女在毕业前得以脱离家庭责任而享受青春期。本田和子称少女们的这段学生时期为“延期偿付”时期,并指学校宿舍虽然是“监狱”,剥夺少女的自由,但同时也是“避难所”,保护她们免受外界的伤害,让少女们可以躲在学校宿舍内,编织梦想,有如把自己包藏在茧中,直到长大,被逼飞出茧外为止^[4]。

少女们躲在学校,逃避随着明治维新在日本全国普及起来的父权社会制度。日本父权制度对女性的苛索,主要表现于家制度的普及与良妻贤母教育。1898年政府新民赋与一家之户主(通常为父亲)在家庭中的绝对权力,包括了各家族成员之婚姻、入籍、离家的同意权以及指定居所之权力,通称家制度。^[5]这种制度在幕末时代本来只存在于武士特权阶级,称为家父长制,然而它却通过新社会的法律在全国普及起来。

除了家制度之外,1885年政府亦宣扬儒家思想,把“良妻贤母教育”定为国策,在全国推行。^{[3][6]}多拉丝批判“良妻贤母”观念把女性困在家中,日本女性的地位从来不及她们的丈夫^[6],并直指“少女”是年轻女性在文化上的自我建构,是她们逃避社会建制而为自己创造的自我形象。^{[6][7]}赤枝香奈子亦指出,当时结婚对女性来说完全是一种义务,夫妻间的关系既不自由,也不对等,但女性的主体性觉醒令她们别有追求,女校正好让这些年轻女性割断血缘和地缘的束缚,暂时逃避结婚义务。^[7]换言之,对当时的日本年轻女性来说,毕业后结婚嫁人是她们失去自我、被逼屈从于父权之时,所以有必要充分享受求学时期“少女”的自由身份,而“少女”的身份也因此融入了拒绝父权的涵义。

二、少女建构

日本年轻女孩实践及建构“少女”身份的途径,在明治时期有三方面:

(一)女校S关系

女校S关系,又称御目,指当时女学生之间流行的女同性爱关系,御目是女学生之间对爱人的

称谓,起于学习院女子部,后传至东京女学馆,再迅速扩散到其他女校,包括东京第一高等女学校、三轮田女学校、成女学校等。女学生建立御目关系,通常由校内学姊提出,朋友做媒,丝带为记,学妹把丝带系在发上,即表示接受学姊的爱,然后以御目相称。^[8]这种女学生之间的女同性爱行为实践,不久之后即成为少女文学的常见主题。

赤枝香奈子认为,比起义务的婚姻,御目或S关系的内涵更加贴近西方罗曼蒂克爱情观念,这种关系没有任何强制性,能体现近代新女性的主体性,以及她们对永恒、自由和平等亲密关系的追求。^{[7][9]}换言之,这是一种以父权制度为他者的少女爱情关系。

(二)少女杂志投稿交流

“少女”一词之普及,起于少女杂志,1902年《少女界》创刊以后,以年轻女性为读者的杂志陆续创刊。然而,少女杂志编采人员多为男性,编采方针以培养“少女”成为“良妻贤母”为主。^[9]

然而,出乎编采人员意料之外,少女读者通过杂志内的投稿栏目,以文字与其他读者分享感情,竟促进了读者间另一种意义的少女身份的形成。嵯峨景子指出,《女学世界》投稿栏形成少女读者们交流少女心思的网络,间接令刊物销量上升^[9],《少女世界》投稿栏则产生出一种独特的少女美文文体,辞藻美丽而感伤。^[10]少女读者通过投稿栏的文字交流,解构了“少女”一词原有的父权话语内容,并把“少女”建构成属于她们自己的身份范畴。

巧合的是,少女读者开始积极参与杂志投稿,也是在1910年前后,与御目关系流行的时间非常接近。嵯峨指《女学世界》读者投稿有不少是对其他投稿者表示仰慕的内容。^[9]从这一点来看,S关系已延伸至少女杂志。

(三)少女文学

少女的文艺形象,最先确立于少女文学作家吉屋信子在《少女画报》和《少女俱乐部》刊载的短篇小说《花物语》^[11]。

文字风格上,《花物语》继承了少女刊物投稿栏上的美文规范,文字富有叙情性和感伤性^[10],故事上则讲述少女纤细的内心世界和同性爱关系,表述了少女长大成人,必须接受无可抗拒的命运

① 1885年,伊藤博文内阁文部大臣森有礼宣布“良妻贤母教育”为国家政策。

的哀伤。基于本田和子提及的“延期偿付”功能,女学校往往成为少女文学故事中的主要舞台。

事实上,吉屋信子本身是一位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对自己笔下故事的反父权意识非常清楚。她说:“少女长大,进入青春期的沙漠。一个黑暗的大海,名为现实,在等待她们。女孩们,作为日本的女儿,被逼拿起银色缝纫针。一艘称为因习的老船带着年轻处女的命,无目的地漂流。”^[12] 银色缝纫针比喻政府所宣传的良妻贤母女性身份,点出了女性命运的无奈。

根据田边圣子的资料,在1930年代后期,吉屋信子已成为日本最富有的人物之一,其收入比国家首相还要高出好几倍。^[13] 由此可见,吉屋信子作品读者数目何其之多。

三、少女意象

通过上文关于“少女”形成的讨论,可确认少女文学对传统父权制度的压逼有下面三方面的颠覆:

1. 少女意象,颠覆对象是良妻贤母身份,颠覆形式是以不愿长大、永远停留在少女阶段的愿望、悲叹少女时期短暂等形式,超越父权制为女性定下的良妻贤母角色。

2. 学校意象,颠覆对象是义务婚姻,颠覆形式是通过歌颂学校内青春而美好的生活,与婚姻生活的无意义做出强烈对比。

3. 女同性恋意象,颠覆对象是男性中心的异性恋,颠覆形式是向女性同性寻求欲望的慰藉和幸福,表达对异性爱婚姻的失望。

“良妻贤母”、“义务婚姻”和“异性恋”是父权制的建构概念。“少女”、“学校”和“女同性恋”则是S文学为女孩建构,帮助她们超越父权制度压逼的艺术形象。

四、少女百年

明治年间S关系的流行,一直延续至1933年而中断。当年,日本发生女学生投火山自杀殉情的三原山事件,并引发模仿效应。由那时起,日本女校严禁校内S关系,S文学也于1936年起被政府取缔。

翌年,日本侵华,二战开始,至1945年日本战

败投降,军事政权倒台,家制度亦于1947年遭到取缔,日本女性意外地因战败获得比战前更多的自由。S文学一度重新出现。

不过,藤本由香里指出,战后日本男女校合流、自由恋爱普及化,以及寻亲故事兴起,S小说势头大不如前。^[14] 毕竟,家制度和推行“良妻贤母”教育的政权消失,意味着S文学所针对的那种独特形式之父权制度也不复存在,S文学也就失去了对象,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S文学虽然没有再度流行,但事隔数十年,“少女”及与之相关的艺术形象却依附于新兴日本泛动漫产业再次兴起,只是姿态略有不同,其中百合类型动漫作品与S文学内容最接近,同样以女同性亲密关系为主题。

“百合”是七十年代日本人为女同性恋者所取的别称,但凡文学作品或动漫作品以女同性恋为主题,即可归入百合类型。战后百合作品起于1971年由漫画家山岸凉子创作的《白色部屋之两人》,讲述两名女孩在女校寄宿所发生的爱情故事。韦尔卡指出该作品成为后来70-80年代许多百合漫画模仿的原型。^[15]

1990年代,武内直子的大热漫画《美少女战士 Sailor Moon》首次把女同性恋关系带进主流动画媒体。1997年《少女革命欧蒂娜》动画面世,被认为是百合作品中的杰作。作品制作团队BE-PAPAS有相当规模,反映日本国内庞大的百合读者群得到承认。

此外,百合作品的制作,亦非业界的专利,读者群的直接参与也非常积极,由此可见百合作品同人志即卖会的规模。2007,日本同人志贩卖市场规模达到277.3亿日圆^[16],其中即卖会Girls Love Festival专为百合而设,规模不小。^[17]

根据上述数据,我们可以确认百合作品萌芽于1970年代,1990年代开始进入主流媒体,慢慢累积受众,得到较巩固的读者基础,至近年进入成熟时期。根据日本国内的调查,踏入21世纪,日本人的家意识已相当淡薄,像养子继业、妻从夫等属于家制度的观念已不流行^[18],但国民结婚比率相当高,家族亦位踞日本人重视项目之首。^[19]①这表

① 认为没必要由养子继承家业的受访者占54.2%,赞同的不足20%。认同妻应从夫的受访者只有34.1%,不认同者达64.8%,即使是男性,不认同者也有65.8%。受访者结婚比率在1998年、2003年及2008年都高于或接近于75%(项目1.2b婚姻);认为家族最重要的受访者由1958年到2008年一直上升,2008年达46%,大幅高于其他项目,如工作、国家等项目(项目2.7最重要之物)。

示“少女”与“百合”作品的流行,应与旧时代家制度及家意识无关。接下来,本文将对近年在日本国内外接受情况相当理想,并获得多个奖项的热门百合动画《魔法少女小圆》进行分析,试图从作品内容呈现的结构锁定它对S文学的传承与转化情况。

五、作品分析

分析对象:魔法少女小圆

原名:魔法少女まどか☆マギカ(日语) PUELLA MAGI MADOKA MAGICA(拉丁语)

播放期:[日本/电视]2011年1至4月(全12话)

接受情况:

1.日本本国:BD及DVD于2012年10月2日录得销量60万枚。

2.日本国外播放地区:台湾、韩国、意大利、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新西兰。

奖项(节录):

1.第15回文化厅媒体艺术祭动画部门部门赏[日本]。

2.第43回星云赏媒体部门赏[日本]。

3.第11回Sense of Gender-Sisterhood赏[日本]

4.Licensing of the Year 2012 in JAPAN 选定委员特别赏[日本]。

5.第32回巴黎书展第19回动漫画格兰披治大奖最优秀希望赏[法国]

故事分析:

故事主角为五名魔法少女,不存在男主角,属于百合故事的世界设定。然而,故事设定一只名叫丘比的宠物,为五位主角少女带来悲剧,一反宠物为忠心伴侣的魔法少女动画传统。

丘比来自外星文明,前来地球寻找少女,与之订立契约,只要少女愿意成为魔法少女战士,对付魔女,便为她们实现愿望。表面上剧情贯彻魔法少女战胜邪恶敌人的方程式。

然而,真相并非如此美丽,少女成为魔法少女后,灵魂会进入一颗宝石,每次使用魔法,宝石都需要净化,如宝石不能净化,魔法少女便会走向绝望,最后自己化成魔女。换句话说,她们战斗的对手,曾经是跟她们一样充满希望和梦想的少女。

随着故事发展,丘比不再隐瞒目的,它对主角圆表示,宇宙能量不断减少,但地球少女拥有强烈的感情,当少女由充满希望走到绝望,会释放出巨

大感情能量,可以维持宇宙能量平衡,并邀请少女们为宇宙能量的平衡而献出自己,成为魔法少女。丘比继续解释说,历史中很多光辉一时的女性,如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和圣女贞德,都曾经是魔法少女,最后因灵魂宝石无法净化而成为魔女,走向其悲惨的结局。说到这里,难免令人想起吉尔伯特和格巴在《阁楼里的疯女人》一书中提到的魔女和疯女人形象^[20]。

埃及艳后与圣女贞德都在政治斗争中失势而亡。传说埃及艳后落入屋大维手中后以蛇毒自杀。圣女贞德则是成为英法战争中的棋子,最后被国家遗弃,遭英军冠以魔女罪名以火刑烧死。父系社会将女性视为用完即弃之工具,主角圆、炎、麻美、杏子和沙耶加的遭遇,亦将像贞德和克丽奥佩特拉的命运一样,用完即弃。

丘比所代表的是一种父权话语逻辑,它毫不掩饰地把父权文明逻辑告诉小圆。圆说:“好过分,难道你没有感情吗?”丘比答道:“我们是没有感情的生物,如果有,我们早就拿自己来制造能量,毋须来地球找你们了。”丘比继续说:“魔法少女的牺牲不是没有价值,假如你想通了,愿意为这个宇宙牺牲,就告诉我吧!”

西苏在分析父权制的二元思维时指出,在父权制下,“头脑-情感”、“概念-感觉”和“理念-哀婉”三组对立关系中,男性都被定位在左方,女性在右方。^[21]丘比的话充满知识理性,站在对立的左方,是男性的位置,少女感情波动,不重视理念,位于右方。在丘比充满理性和雄辩滔滔的话语面前,少女失去话语权,无法反驳,但心里却无法接受这种以理性架空一切的父权话语。

故事另一名魔法少女炎,多次阻止圆接受丘比的契约。故事的展开,揭示炎来自未来,知道丘比的目的,以及魔法少女最终的悲惨命运。她在终末之日无数次目睹圆变成魔女,然后一次又一次让时间逆流,回到过去阻止圆成为魔法少女,却一次又一次失败。她这么做,因为圆是第一位给她温暖的朋友。她说:“救出圆,是我在迷失时空里的唯一路标。”

起初,没有一位魔法少女相信炎的话,但麻美战死以及沙耶加变成人鱼魔女,让她们认识到眼前的绝望无法逃避,而在绝望中唯一可依靠和理解自己的,就只有处境相同的其他魔法少女。这是五名少女在故事中心灵紧密相连的最大原因。

故事的终末,圆选择成为魔法少女,她选择的愿望是让历史上所有魔法少女免于绝望,在成为魔女前得到救赎。丘比指这愿望违反逻辑。最后,圆改写了历史,自己成为一个世界理念而消失,少女们活在一个毋须为绝望所折磨的世界,因为圆自己成为了保护她们的世界定理“圆环之理”。这是一个少女以自己的存在取代父权理念的大胆故事。

《魔法少女小圆》故事高度契合S文学中“少女”和“女同性恋”两个意象。首先,少女没有长大。她们让时间逆流,让自己保持永远的少女姿态,化为理念,也要拒绝成长后的绝望,这与S文学里的少女精神一致。再者,少女间因为受压逼的处境而在感情上紧密联系,除了炎与圆永恒的爱,还有杏子为成为魔女的沙耶加牺牲,麻美渴望学妹加入,排解一个人战斗的孤单,与S文学的女同性恋主题相同。此外,学校意象亦存在。

从结构而言,虽然《魔法少女小圆》并非像S文学针对家制度及良妻贤母两种父权形式,但父权对少女的异化,以及少女们以百合之爱拒绝父权话语的主题非常清楚。

六、结论

福柯指出,人类进入启蒙时代之后,以现代代理性和人道主义之名开启了一个权力/知识的统治,这统治把一切置于科学的眼镜之下,并使其成为客体^[22]。丘比的话语就是一种权力/知识的统治,把少女全当成研究和利用的客体,与日本20世纪初期的良妻贤母教育同出一辙,也与弗里丹所说的“女性的奥秘”不谋而合^[23],是把女性视为工具,抹杀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父权欲望。

在《魔法少女小圆》的故事里,少女颠覆了新形式的父权话语,而且内容升华为更具概括性和更符合现代社会矛盾状况的层次。

虽然当代日本家制度不复存在,婚姻不再是女性的悲剧,但数据亦显示,日本国民69%受访者普遍不满社会,只有1%受访者认为国家和社会最重要。^[19]①可想而知,社会矛盾和异化没有完全解决,只是离开了家庭层面,转移到更广泛的社会层面而已。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初少女文学留下的文化资产,在当代新动画媒体里延续了社会批

判以及启蒙受众主体意识的功能。

由此可见,在日本作为其国家文化软实力支柱之泛动画产业,并非单纯是消闲产品,而是有社会批判意义深植其中,有指导社会发展方向的潜能。杨春时指出,审美包含社会批判性和超越性。^[24]文化软实力的建立,不能只从纯粹技术角度考虑,更应该考虑文化产品所必须具有的审美价值。

[参考文献]

- [1]黄鸣奋.新媒体与泛动画产业的文化思考[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8, 61.
- [2]FRIEDMAN E.10-minute Shoujo History Lesson [EB/OL]. (2011-03-29) [2013-06-28] <http://www.yuricon.com/essays/10-minute-shoujo-history-lesson/>.
- [3]大滝晶子. 明治期のキリスト教主義女学校に関する一考察[J].教育学雑誌,1972(6):52-70.
- [4]本田和子. 異文化としての子ども[M]. 東京:筑摩書房,1992:151, 206.
- [5]第一コンサルティング株式会社. 明治民法:民法第四編第五編[DB/OL]. (2012-12-29) [2013-06-20] http://www.ichicon.com/old2_5.htm.
- [6]DOLLASE, HIROMI.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Japanese Girls' Magazine Stories: Examining Shōjo Voice in Hanamonogatari (Flower Tales)[J]. The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2003, 36(4):725.
- [7]赤枝香奈子. 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女同士の親密な関係[M]. 東京:角川学芸出版,2011:188.
- [8]たつ子. 女学生同士の愛人「お目さん」の流行[J]. ムラサキ,1910(10):6-10.
- [9]嵯峨景子. 『女学世界』における「投書」の研究[J]. 東京大学大学院情報学環紀要:情報学研究,2009(77):95-110.
- [10]嵯峨景子. 『少女世界』読者投稿文にみる「美文」の出現と“少女”規範—吉屋信子『花物語』以前の記事表現をめぐって—[J]. 東京大学大学院情報学環紀要:情報学研究,2011(80):101-116.
- [11]吉屋信子. 花物語[M]. 東京:新学社,1968.
- [12]吉屋信子. 憧れ知る頃[M]. 東京:ヒマワリ社,1948.
- [13]田辺聖子. ゆめはるか吉屋信子:秋灯机の上の幾山河(下)[M]. 東京:朝日新聞社,1999:111.
- [14]藤本由香里. 私の居場所はどこにあるの? [M]. 東京:学陽書房,1998.

①见《日本人の国民性調査》项目2.3d《是否满意社会》及项目2.7《最重要之物》。

- [15]WELKER J. Drawing Out Lesbians: Blurred Representations of Lesbian Desire in Shōjo Manga [M]//CHANDRA, SUBHASH. Lesbian Voices: Canada and the World: Theory, Literature, Cinema. New Delhi: Allied Publishers Pvt, 2006:156-184.
- [16]佚名. 御宅産業白書[M]. 東京:メディアクリエイト, 2008: 61, 145.
- [17]佚名. 「GirlsLoveFestival9」最終メ切配置リスト(5/1訂正)[R/OL]. (2013-05-08) [2013-06-28] <http://www.lovefes.info/girlscirclelist09.htm>.
- [18]吉野諒三, 二階堂晃佑. アジア 太平洋価値観国際比較調査: 日本 2010 調査報告書 [R/OL]. (2011-08-01) [2013-11-08] <http://www.ism.ac.jp/~yoshino/ap2/jpn22.pdf>.
- [19]統計数理研究所. 日本人の国民性調査 [R/OL]. (2012-01-04) [2013-11-08] <http://www.ism.ac.jp/kokuminsei/table/index.htm>.
- [20]GILBERT, SANDRA & GUBAR, SUSAN.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M]. Yale: Yale UP, 1978.
- [21]CIXOUS, HÉLÈNE & CATHERINE CLÉMENT. La Jeune Née [M]. Paris : Union générale d'éditions, 1975: 115.
- [22]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M]. Alan Sheridan, trans. London: Allen Lane, 1977.
- [23]FRIEDAN, BETTY. The Feminine Mystique[M]. NY: W. W. Norton, 1963.
- [24]杨春时. 美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47.
- [责任编辑 王金茹]

(上接第36页)

- [11]姜亮夫. 先秦诗鉴赏辞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8: 381-383.
- [12]乔以钢. 中国女性传统命运及其文学选择[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1996(3): 70-74, 78.
- [13]穆时英. 被当做消遣品的男子[M]//严定炎, 李今. 穆时英全集: 第一卷[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8: 237.
- [14]霍尔. 荣格心理学纲要[M]. 郑州: 黄河文艺出版社, 1987: 42.
- [15]黄献文. 论新感觉派小说的乡土、传统情结[J]. 福建论坛: 文史哲版, 1999(5): 28-35.
- [责任编辑 王金茹]

Traditional Values in the Novels of Neo-Sensationalism

WANG Wei-ping, FAN Yi-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025, China)

[Abstract] Regarded as modernism and exoticism, novels of neo-sensationalism construct modern culture field which is the devia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owever, with further carefully reading, we will find that it can't basically separate from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values. Although the backgrounds of the novels were usually colorful modern metropolise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 could be read everywhere in the novels. For these reas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aditional values in the novels of neo-sensationalism from three aspects as countryside complex, family concept and masculine consciousness, which was covered in the previous studies.

[Key words] neo-sensationalism; traditional value; countryside complex; family concept; masculine consciousness